

*The Summer of Impossible Things*

# 未竟之夏

[英] 罗恩·科尔曼 著  
麦秋林 译

Rowan Coleman

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*The Summer of Impossible Things*

# 未竟之夏

[英] 罗恩·科尔曼 著  
麦秋林 译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未竟之夏 / (英) 罗恩·科尔曼著; 麦秋林译. —  
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8.10  
ISBN 978-7-5500-3008-4

I. ①未… II. ①罗… ②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  
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11241 号

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14-2018-0176

THE SUMMER OF IMPOSSIBLE THINGS by Rowan Coleman

Copyright © Rowan Coleman, 2017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8 by Beijing White Horse Time Culture  
Development Co., Ltd. All Rights Reserved.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uthor c/o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Limited  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.

未竟之夏 WEI JING ZHI XIA

[英] 罗恩·科尔曼 著 麦秋林 译

---

出版人 姚雪雪  
出品人 李国靖  
特约监制 王瑜  
责任编辑 游灵通 程玥  
特约策划 王云婷  
特约编辑 王云婷  
封面设计 林丽  
版式设计 赵梦菲  
封面绘图 song  
版权支持 韩东芳  
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
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I 期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  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 
印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 
开本 880mm × 1230mm 1/32  
印张 10.25  
字数 276 千字  
版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
书号 ISBN 978-7-5500-3008-4  
定价 42.00 元

---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8-379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发行电话 0791-86895108

网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致莉莉：

她是那么的聪慧善良、勇气可嘉，  
整个宇宙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。





我坚信：

有时候在一天尚未正式开始前，  
已经有多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了。

——刘易斯·卡罗尔《爱丽丝镜中奇遇记》<sup>①</sup>

---

<sup>①</sup> 《爱丽丝镜中奇遇记》，英国作家刘易斯·卡罗尔于1871年出版的儿童文学作品，是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的姐妹篇。

## 前言

牛津郡 2007 年 6 月 6 日

自母亲离开人世的那个夜晚后，这是我第一次端详她的脸庞，凝视着母亲，我感觉自己被分解重组了，就在那个瞬间，我的躯体内已是一个完完全全的陌生人。

有一种理论说：你只需凝视某个东西，举手投足便能转换为它的模样。只要注视，便能改变宇宙，便能在量子层面变更事物的运转方式，在物理学上，人们称之为“旁观者效应”或“不确定性原理”。当然，不管我们是否在凝视，宇宙都会持之以恒、周而复始地运转下去。但此时此刻，母亲的身影正影影绰绰地投影在墙上，当我注视着她那柔弱的身影时，却无法把这些想法从脑海中摒弃。只是看着影片中的母亲，就改变了我自认为所知道的一切。

几分钟前，母亲告诉我和妹妹：父亲，那个陪伴我成长、深受我爱戴的人，并非我的亲生父亲。是的，我周遭的宇宙从此斗转星移了。而且就在妈妈说出此事的一刹那，我便知道，她说的是事实。我一直都能感觉得到自己在这个家庭里的格格不入，在每一次心跳、每一个侧头之间，在我那双局外人般的湛蓝色眼睛里。

此刻，我别无选择，只能继续看下去，箭在弦上，已不得不发。虽然这么做，便会改变一切。这是简单的物理定律，宇宙的神秘正蕴含在这

些亲密而关键的时刻。

我望着这张在过去的8个月里每分每秒都在思念的面孔，此时的感受无法言表。

她正端坐在牛津郡乡下房子的花园里，我就在这所房子里长大。此时此刻，在那吱吱作响的谷仓门外，在同一个花园里，鲜花绽放，姹紫嫣红。她修剪过的玫瑰正在吐露芬芳，她栽种下的杜鹃花依旧含苞待放，可此刻影片中妈妈身处的花园却似乎离我那么遥远。浅灰色的棉裙子轻拂着她裸露的棕色大腿，她已头发花白，眼睛却还是那样熠熠生辉。她坐在那把从厨房拿出来的老椅子上，椅子腿轻微陷入柔软的草里。这个短片定是在爸爸的阴霾散尽之时的那个夏末录制的，因为影片中玫瑰丛正在烂漫欢笑，黑亮的叶子折射着阳光。那个时候，以为爸爸患了肠癌，我们好几周都处于胆战心惊的状态中。这就意味着，早在那个夏末，早在她离世前的许多个月，她便已经知道自己要做什么。当我意识到这个事实时，一种灼热的疼痛在胸中翻滚。

我捕捉到她的样子，微风将她的头发从脸上吹开，她在说：“虽然我手腕上的手表嘀嘀嗒嗒转个不停，可我还是被困在这里，至少我身上的某个部分被困在这里，我犹如一只蝴蝶，被钉在改变我生活的那一分钟、那一小时、那一天里。”她的眼中含着泪水。

“对于我身边的每个人来说，我似乎都在不停地走路说话，似乎每秒都在时间中穿梭，可实际上，我是静止不动的，我的生命是停止的，我一直想着，一直在想着那个举动……那个……选择。”

她用手盖住脸庞好一会儿，或许是要掩盖更多的泪珠，她的喉咙在滚动，但胸膛却很平静。当她的手落回到膝盖上时，她正在微笑。这个微笑我太熟悉了，那是她勇敢的微笑。

“我爱你们，我美丽的女儿。”

她还在我们身边时，几乎每一天都要说这句话。再次听到她如此说来，哪怕是通过徐徐流转的投影机，也是个奇迹，我想要抓住它，把它牢牢握

在掌心里。她从椅子上倾身向前，眼睛在透镜里搜寻着什么，我发现自己离她越来越远，而她仿佛在努力伸手想要触摸我。

“我拍摄这段影片作为道别，因为我不知道何时，或是否，有勇气亲口说出来。这是我的道别，还有别的，这也是捎给你的口信，卢娜。”

当她叫我的名字时，我能感觉到她说话时在我脖子边的呼吸。

“事实上，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想让你看到这段影片，也许你永远都看不到，但也许唯有在这里，在此时此刻，以此种方式，我才能向你和皮娅袒露我的另一段生活。在那段生活里，我活在另一个平行时空，与我和你们以及你们的父亲一起的生活并存不悖，那里，时钟的指针永不向前移动。我想……这是我唯一有勇气告诉你的地方。”她摇摇头，眼中闪动着泪花。此时她脑后出现了蜜蜂的幽魂，这些蜜蜂已死去多时，它们在满地的黄花丛中进进出出，在一栋废弃房子的砖块上采集花粉。

“很久以前，我曾经遭遇了一些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，而反过来，我也做了一些可怕的事情。从那时候起，我肩上便背负了一个鬼魂，不管我去到哪里，不管我看向何处，这个鬼魂一直追着我。我很清楚，终有一天，我再也跑不过它；终有一天，它会追上我；终有一天，它会报复。这一天很快就要来临。如果你正在看这段影片——”妈妈的声音深深地把我吸引住，“——那么它就已经将我……”

她离镜头太近，无法聚焦，我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她的小半边脸。她的声音低了下去，宛如耳语，“听着，倘若你非常努力地寻找，你会在布鲁克林发现我，那是我这一生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的地方，是我长大成人的地方，我无时无刻不在那里，在那栋房子里。你会在那里找到我，还有我为你制作的其他视频影片。卢娜，假如你足够仔细地寻找的话，假如你知道我做的事情后还要去寻找的话……你会明白，它不会放过我。请你……找到我。”





☆ 2007年7月7日

过去、现在与未来的区别只不过是一种幻觉。

——阿尔伯特·爱因斯坦<sup>①</sup>



---

<sup>①</sup> 阿尔伯特·爱因斯坦（1879—1955），著名的物理学家，创立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等，1921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。

## 第一章

我与妹妹皮娅坐在安静凉爽的空调出租车里，外面烈日炎炎，每当汽车转弯时，都会出现陌生的街景。我们从那些似曾相识的大桥与建筑边飞驰而过，这种熟悉感来自我们从小到大聆听的那些故事中留下的印记。我们从未造访过这张不断扩张的地图里的世界，可这个世界却铭刻在我们的基因里。

我看过许多以纽约州为背景的电影，可布鲁克林湾脊与我想象的截然不同。这是个典型的美式小镇，宽阔的街道，两边整齐排列着低矮的两层木屋。湾脊位于布鲁克林行政区的边缘，与地球上最伟大的城市毗邻，然而从隔着哈德逊河相望的纽约市看向湾脊时，似乎只会毫无兴趣地耸耸肩。

7月灼热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宁静的笃定气息。即使在人行道上漫步的人们，脸上也带着一种与生俱来般的安详神情，仿佛此地专为他们而生。这是一个世界上其他的人都不会关注的安全之所，假如你知道如何隐藏秘密，那么这些秘密将永远不为人所知。在这里，生死情爱静悄悄地上演，不会在这个星球表面荡起一丝涟漪。当你穿过布鲁克林大桥，抵达大桥顶点处时，时间似乎慢了一点点。

这里是妈妈成长的地方，是她逃离后便再也没有返回的世界。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来到此处，来到她人生的起点。我们前来的公开理由

是对妈妈此处的房产进行善后处理——出售一栋窗户被木板钉起的废弃已久的房子，这栋房子曾是她的桑梓之地，她的宇宙中心。妈妈和她的姐姐共同拥有这栋建筑，这30年间，她们没有说过一句话。我们到此处的另一个隐秘理由则是因为妈妈让我们到这里来寻找她，来寻找关于我亲生父亲的线索，对于我来说，他的存在似乎仍是一个残缺不全的梦。

短片结束后，小皮曾说：“她可能只是弄错了。”当时投影机的光线中还飘扬着令人不安的尘埃。投影机是爸爸的，我们不得不偷偷借来用。“我的意思是她在最黑暗的时刻产生了幻觉，她有可能只是活在一场噩梦之中而已，可能就是这样的。”

“是的，”我慢慢说道，让她的话缓缓地通过每个毛孔渗入我的体内，“是的，可能就是这样……可是……”

我看着妹妹，我知道她已开始明白我早已心知肚明的一切。我有一双明亮的蓝眼睛，不管是爸爸的家族，还是妈妈的家族，在众人有记忆的数代人中，只有我长着一双蓝色的眼睛。

“可是你必须找出证据来证明这到底是不是真的。”小皮接着我的话说道，“他们如此相爱，尤其是那个时候，她离开布鲁克林，离开家人，和他在一起。所以这真的很没有道理，还会存在另一个男人……但是，哪怕真有这个人，也不会改变任何事情。你依然是你，依然是我们的卢娜。”

她并不知道，我在家里一直都有点觉得自己像个陌生人，有点与他们格格不入。因此，不知怎么的，妈妈的话出奇地令我觉得安慰。

爸爸本想要与我们一起来，但我们说服了他，让他留在家里。他还没能从失去妈妈的悲痛中走出来，还是非常脆弱，血压依然很高，医生建议他不要乘坐飞机。我们没有把短片的事情告诉他，尽管我们本可以直接问他，这是不是真的，然后接受他所说的话，可我们没有。虽然我们还会像往常那般深爱对方，可让他在数月里同时失去妻子和女儿，似乎太过残忍。所以我求他留在家里，由朋友照看，让我们来处理相关公文。也许我们会解开一些秘密，找到我的另外一部分，妈妈似乎真的相信这部分的我

正在那里等待着我们。

妈妈的父亲，也就是我们的外祖父，是在1982年去世的。他刚一辞世，妈妈的姐姐斯蒂芬妮就想把这栋房子卖掉。妈妈收到了律师信，这份厚厚的信件在外祖父去世后很快就到了家里，虽然我不知道信函里讲了什么，但妈妈一看到这个特别的航空信封，两手便颤抖起来。妈妈拒绝卖掉房子，而且她毫不退让。她有自己理由，虽然我们并不清楚是什么，可不管是何原因，或许她已经做好了这样的计划，因为她把这栋家族房子的一半产权留给了我和小皮。此刻，正当我们需要钱的时候，就有财富等着我们去继承。我们去一趟湾脊，把房子放到市场上出售，从文件上看，我们从中获得的资金应该足以帮助妹妹重新站起来，这次会把问题永远解决掉。而我也许能为自己一直心存的疑问找到答案，尽管我不太明白这些疑问是什么。

小皮端坐在那里，双手放在膝盖中间，紧张地交叉在一起，指甲被咬得光秃秃的，手指关节泛红，还有些因为击打而留下的擦伤，这些伤疤并非来自打架，而是她平日里挣扎着不去碰酒精或药片所留下来的。自从妹妹出生，我就一直叫她“小皮”。她24岁，这一次已经有8个星期没有碰过酒精或药片。上次她一直保持清醒的时间长达18个月，我以为她已经战胜了心魔，可妈妈的骤然离世，让我们猝不及防。我们都能看出来，悲伤与混乱的海啸将要把她席卷而去，我历尽千辛万苦才让她坚持下来，可我还是不够坚强。

这一次，我不会让妹妹失望。这一次，我会让她安然无恙。只要我能把握住什么是重要的，什么是真实的，那么我就能拯救她。

我把相机放在大腿上，伸手握住妹妹的手，让她平静下来。她透过粉色的心形太阳眼镜看着我，这副太阳镜是她在机场买的。

“不管怎么说，你为什么要带着这个旧物件？”她一边说，一边朝相机点点头。这是爸爸的那台老宾得相机，他正是通过这台相机的摄像头第

一次看到了妈妈。“在 eBay<sup>①</sup>上你都卖不到 50 块钱。我知道的，因为我试过一次。你明白，现在全是数码的了。”

“我知道，但这不仅仅是台照相机，它是……一个留念，是爸爸妈妈故事的小片段。另外，我想通过镜头看一看，拍摄爸爸曾经拍摄过的地方，为他重现这些影像。他自己可能没法成行，但是他的照相机可以登上这次旅程，我想他会喜欢的。”

“他会喜欢。”小皮点点头，“你本应该成为摄影师，而不是科学家。你太具有艺术气质，没法成为科学家。”

“我是个物理学家。”我提醒她，“而且，实际上，我做的很多事情都是艺术。你感觉怎么样？”

“我真想来一杯，抽一口，或者两者兼得。”她说，“可我又清醒了，所以没有什么新情况。”

好一会儿，车往前行驶，我们一直沉默不语。

“但是，你感觉怎么样？”她终于问了出来，“我的意思是真真正正的感觉。”

我犹豫了，如果我要非常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的话，我的话语里必然会充满愤怒与悲伤，听起来必定是惊慌失措的，仿佛自己没法确定、没法找到一块稳稳当当的立足之地，但我不能这样做。我们挚爱的母亲死于用药过度，虽然我们全家穷尽一生都在为她的抑郁症努力，可我们并没有及时察觉死神的来临，没能挽救她的生命，为此，我没法原谅自己。此外，在我心中有个陌生人，这个陌生人就是我，就是我至关重要的部分，而我对她没有丝毫了解，这让我焦躁不安。

于是，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，而是小心翼翼地选择措辞：“我想我们接下来几天身在此处却没有她在身边的日子，会充满挑战。我总想着有那么一天，我们会一起回到这里，爸爸、妈妈、你和我；我总想着这会是一个结局，就像是一种解脱，她会变得更好，会很幸福；我从来没有想到

<sup>①</sup> eBay，一家著名的电子商务网站，人们可在上面进行物品拍卖。

结局会是她——”

“把自己杀死了。”小皮把我的话说完。

“上帝啊。”我低下头，一想到自己没有预见到她将要自杀这个事实，罪恶感就从喉咙里升腾起来，让我觉得恶心想吐。现在，我已经非常熟悉这种感觉。“这怎么可能是真的呢？怎么可能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呢？我并没有预见到，我应该预见到的，我应该……可她看起来好多了，更加阳光了，自由自在。所以我就松懈了，我不应该松懈的。”

小皮说道：“你没有预见到，我们没有预见到，或许那更好。”

“皮娅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”

“因为……因为她竭力地表现出幸福快乐的样子，她的这些努力让她疲惫不堪。我们整个童年时光里，她都在为我们和爸爸展露笑颜。她已精疲力竭，可还是坚持了下来，因为她爱我们。我一年多没有碰过毒品，你也拿到博士学位，并打算搬去和布莱恩住，爸爸也安然度过癌症的恐慌。你不认为她会想现在我们终于全都安好，她能安心地走了？只为不再想忍受这种痛苦，于是便走了。你不认为这就是她看起来更快乐的原因吗？这个结局就在眼前。”

我不知如何回答，于是便一言不发。

“见到布莱恩了？”小皮游刃有余地变换了话题，从一个我不忍讨论的话题转到另外一个。

“没有。”我摇摇头，“我很高兴自己没有见到他。他不是那种当你……内心挣扎时想见到的人。”

小皮哼了一声，“内心挣扎。是啊，妈妈超脱了，我们则‘内心挣扎’。我收回我的话，你是个完美的科学家——什么都要进行分析。”我的脸必定因她的话所造成的伤害而痉挛起来，因为她取下眼镜，向我倾身过来。“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她说，“不管怎么样，你在嫁给布莱恩前就发现了他的虚伪面孔，这是桩好事。若是知道有人在你身处危机时，依然对你不离不弃，这是好的。他，嗯……你明白的。”

我的确明白。妈妈葬礼的那一天，我在湖区的一个小型休息区发现布莱恩与另一个女人在一起。这件事情对我的伤害本应该比它实际造成的伤害要大，毕竟我们已经在一起两年了，而且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。可不知道为什么，对于这个背叛，我只觉麻木，直到离开布莱恩我才意识到：尽管我很喜欢他，很尊重他，可我从来没有爱上他，而他心知肚明。当我回想起来，我怀疑他是否也曾爱上过我。我们俩的情况更多的是：我让他着迷。我与众不同，独树一帜，而且我是一个神经学家，他喜欢我这一点。我是一个沉浸在科学里理性极端的女人，决意不让性别拖我后腿，尽管在我身处的世界中，大部分的人都尝试用性别来阻碍我。

现在我明白了：我被他吸引的原因是我认为他了解我，我认为他与我相似，可这是个谬误。他喜欢我的地方并非是我俩的相似之处，他更喜欢研究我们的不同之处。

我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他，可能不会有任何帮助，我不应该告诉他的。就在妈妈去世之后，我身上开始出现一些情况，一种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发生过的情况。有时候我会看到一些东西，人、地方、事情……而最近，这种情况出现得越来越频繁了。

一些不可能之事，某些不存在的东西。

## 第二章

我告诉自己：你没有时间发疯，太多人需要你，所以你不能发疯，不能。这并非优雅的解决方式，却是我能拿出来的唯一方法。寻求帮助是不可能的，那样的话，我出现心理问题的消息将会在数小时内传遍整个研究圈。作为女人，一个不到 30 岁的年轻女人，从事我所做的工作已足以艰难，人们仅因为无中生有的缘由就能质疑我的判断，他们会在背后叫我“阁楼上的疯女人”。如果我真的被诊断出某种精神错乱，布莱恩已经告诉过我医生会开哪些药物，以及这些药物对我的影响，它们会让我停止思考。

然而，倘若这并非发疯，倘若这只是某种身体疾病的附带反应，那么……嗯，我也没有时间生病。最好不要去想，最好坚信精神能超越物质，或者战胜物质。这简直是物理学家的笑话。

不，一切都很好。这种情况出现了，又迅速离开，仿佛只是太阳光照在玻璃上的反射片段而已。如果情况恶化的话，那么我会再考虑，可到目前为止，一切都很好。这种情况不像是脑袋里出现各种各样的声音。布莱恩认为这是某种癫痫，但我不会让他把我放进核磁共振仪，因为我不了解任何事实，从而去采取必须的行动。布莱恩还给我讲述了一个法国年轻人的故事，这位年轻人经受了许许多多次细微但却无情的大脑癫痫发作，以致



于他一直生活在记忆错觉的状态中，他似乎正在经历此前生活的每时每刻。与我一生都在努力了解的宇宙相比，我们脑袋里的宇宙所拥有的秘密要多得多，然而我清楚，在最基本的层面上，这两者是同一事物。我不会被药物所控制。

我必须做的事情是专注。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每分每秒里保持心智的专注，把握住真实的东西。专注于小皮，专注于此地，专注于我们必须完成的每件事情。我会努力用尽可能多的时间来通过爸爸相机的镜头来观看，因为——我并没有理论来解释各种缘由——当我通过镜头观看的时候，这些……故事片段……似乎不会发生，就好像镜头会把幻觉过滤掉。

所以专注于此刻，专注。

因为我真的没有时间发疯，我们已经到达目的地。

出租车在我们下榻的公寓前缓缓停了下来。当我们决定开始此行时，这栋公寓是唯一一处我们可以待的地方，是爸爸妈妈爱情故事中的一个场景。爸爸首次来到湾脊时，便居住在这栋公寓里。当时他作为自由摄影师正承担着第一个大型项目，以电影制作组成员的身份来到此地，拍摄电影的场景。这是他涉足的首部电影作品——《周末夜狂热》<sup>①</sup>。我和小皮从小时候起，至少已经看过上千次这部影片，可实际上，就观看这部电影而言，我们当时真的太小了。

我们下了出租车，伸展因长途旅行而感到疲惫的身体，小皮说道：“爸爸妈妈必定在这条街道来来回回走过上百万次。他们可能就在那里接吻，在那条人行道上，那棵树底下——嘿，会是那棵树吗？”

“不，不是那棵树。”我告诉她。我知道这棵名树的确切位置，因为在我需要找寻的地点清单上，这棵树的地点位列首位，我要去看看它是否

---

<sup>①</sup> 《周末夜狂热》，1977年于美国上映，由约翰·班德汉姆执导，约翰·特拉沃尔塔、凯伦·琳恩·高妮领衔主演的音乐电影。影片讲述了纽约布鲁克林区的青年托尼，在夜总会跳迪斯科舞找寻到自我意义的故事。